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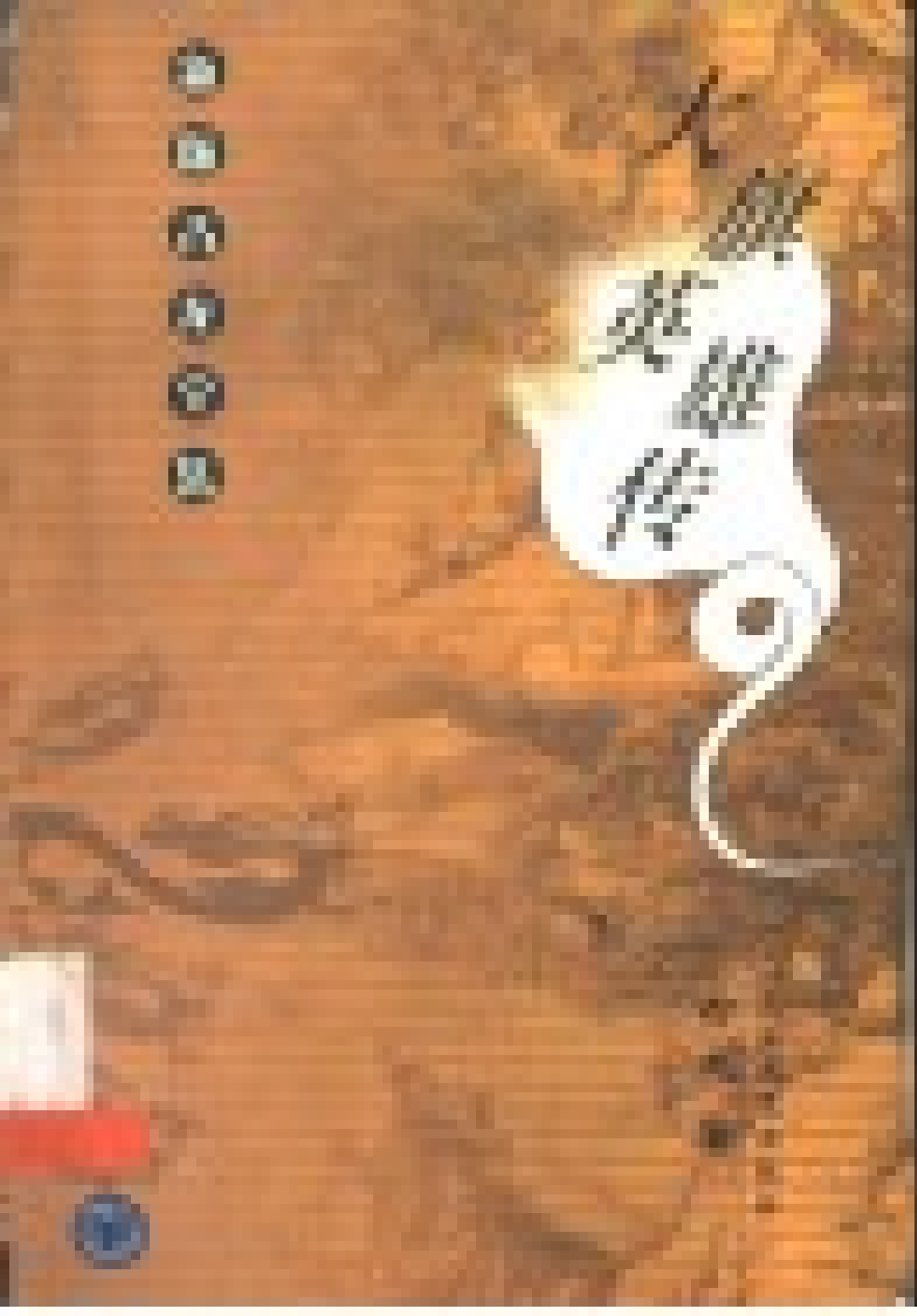
新
版
古
龙
全
集

大旗英雄传

古龙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下



新
版
古
龙
全
集

I247.5
1307/9-2

大旗英雄传

下

古龙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SAT 71/0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大旗英雄传 / 古龙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01

ISBN 7-80605-988-1

I. 大... II. 古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47574 号

大旗英雄传

古龙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市博亚印刷厂印刷
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29.5 印张 8 插页 997 千字

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

ISBN 7-80605-988-1/I·853

(上、下册)定价: 4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 710077)

第三十三回 拳中有奇境

铁中棠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盛大娘莫非扭了筋么？”

盛大娘好胜之心，越老越盛，闻言正好乘机下阶，口中故意喃喃道：“老了老了……不中用了……”俯身拾起铁杖，道：“还要再打么？”她这话问的已显见有些情怯，只因她若是真的要打，又何必再问。

盛存孝连忙赶过去，道：“娘，你老人家还是歇歇吧！”心里却有数，不由得感激地瞧着铁中棠一笑。

铁中棠亦自一笑，两人惺惺相惜，尽在不言之中。司徒笑等人虽然狡诈，却也未瞧出盛大娘已吃了暗亏，只因他们再也未想到铁中棠会有如此惊人的内劲。

黑星天大声道：“待黑某教训教训这厮。”

风九幽、卓三娘见铁中棠武功似强似弱，仍是瞧不出他深浅，闻言喜道：“正是，快去教训他吧！”

黑星天道：“铁中棠，你虽然满腹奸计，但此番你我真刀实枪打一架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玩什么花样！”

铁中棠精神一震，暗道：“本门祖宗若有灵，便来瞧孩儿为你老人家先杀了这第一个仇人吧！”当下一步滑了过去，沉声道：“要送死就快动手！”

眼见黑星天缓缓走来，他面上虽然甚是得意，但脚下仍是慎重异常，铁中棠心念突又一动，压下了胸中怒气，暗道：“不对，此刻师傅师叔俱未在此，我若轻易将他杀死，一来便宜了这厮，再来也消不了师傅师叔的心头之恨，何况我此刻显露武功，未免打草惊蛇，司徒笑等人难免再生奸计。”

黑星天见他面容数变，只道他怕了自己，胆气更壮，大咧咧笑道：“我若让你三招，你必定不肯，看掌。”只见他掌法果然迅快，掌随声至，刹那间便已攻出三招。

铁中棠冷冷道：“我让你三招又有何妨。”居然并不还手，连避了三招。要知他苦研麻衣客壁上之招式，七日来实是获益匪浅。那壁上招式，多是避守之道，铁中棠这三招避的当真是匪夷所思，妙到毫巅，黑星天这三掌攻的

虽然迅急泼辣，却连他衣袂也沾不到一点。

风九幽等绝顶高手见了还不怎样，司徒笑等人看在眼里，却是暗暗心惊，李剑白更忍不住脱口赞起好来。黑星天一生争杀不知凡几，此刻暗地虽然吃惊，却仍沉得住气，双掌一反，后着绵绵攻进。

铁中棠存心要拿他试手，来练那壁上武功，封闭拦锁，闪展腾挪，竟仍然守而不攻，未曾还手半招。此等守招是“七仙女阵”之克星，用来对付黑星天自是绰绰有余。数十招过后，但见黑星天出招越来越快，额上却已微现汗珠，显见已被铁中棠此等奇诡的招式惊得慌了。

突听司徒笑大声道：“黑白双星与人动手，对手无论多少，向来兄弟齐上，黑大侠今日不该轻敌破了惯例，白二弟，你说是么？”他这话明里说给白星武听，但偌大声音，还有谁听不到，正是要为白星武造个出手的机会。白星武不等他的话说完，便已长身而起，大声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身形一掠七尺，挥拳加入战圈。

司徒笑笑道：“只可惜此时此地，这小子找不到帮手，否则对手越多，才越可看出黑白双星的真功夫。”他明知以麻衣客身份，决不会出手，李洛阳老成持重，也不会贸然来趟浑水，是以方自如此说话，只是斜眼瞧着李剑白。

李剑白果然跃跃欲试，但瞧了半晌，只见铁中棠身形游走在黑、白两人之间，仍是守而不攻，仍是游刃有余。

这一来不但李剑白大奇，别人亦是失色。要知黑白双星联手对敌，招式配合之间，实已如水乳交融，昔日“龙门五霸”那等武功，还是败在这两人联手之下，司徒笑说的那话，倒也非全属吹嘘，而今铁中棠声名不大，却非但以一敌二，而且此时未还手，司徒笑等人昔日都曾见过他的武功，此刻自是惊怪莫名。

司徒笑暗道：“这小子武功进境之速，实是天下少有，今日若不除去他，再过几日，那还了得。”一念至此，忽又大声道：“五福联盟，生死与共，我司徒笑怎能瞧着黑白二兄苦斗，自己却坐在这里。”

他这话明里虽是自言自语，其实又是说给大家听。李剑白忍不住怒道：“好个五福联盟，原来是以多为胜之徒。”

司徒笑只作未闻，嗖的窜去，大声道：“黑大哥，白大哥，两位下去歇歇吧，待小弟来教训教训这厮。”他明知黑、白两人万万不会退出，说话间早已向铁中棠急攻数招，黑星天、白星武果然丝毫没有退意，招式反而攻得更紧。

李剑白大怒道：“这算什么？”一挽袖子，便待参战，李洛阳却已拉住了他，道：“你再看看，再动手也不迟。”

李剑白定睛瞧去，只见场中虽然多了一人，但情况竟仍毫无变化，只见铁中棠先还窜高纵低，闪展腾挪，才避得开对方招式，此刻脚步却越踩越是细碎，看来竟似根本未曾动弹，出招之间，也是有气无力，仿佛身患重病一般，但无论对方招式多么猛烈，他只要举手轻轻一引，便消弭无形。有时对方三人六拳一齐攻来，他明明双拳难挡六手，眼看要被打中，但脚下微一错步，便又避开，却仍不还手。

李剑白瞧得目定口呆，喃喃道：“这是什么拳法？”

麻衣客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是‘病维摩拳’。”

李剑白道：“什……什么叫‘病维摩拳’？”

麻衣客道：“便是这四壁之上的拳法。”

李剑白瞪大眼睛，仍是不懂，卓三娘、风九幽、黑袍妇人等人，却不禁一齐扭回头，去瞧那壁上招式。

但几人瞧了两眼，便又一齐转回头来。麻衣客冷冷笑道：“早知你几人自恃身份，脸皮再厚，也不好意思当着我面，偷学我的拳法，否则我又怎会说将出来？”

卓三娘笑道：“你真是聪明极了。”

风九幽道：“我又不想生病，学什么‘病维摩拳’？”

麻衣客哈哈笑道：“你懂什么，我这‘病维摩拳’，取的乃是……”忽然想起风九幽这话乃是故意要套自己话的，否则以此人武功、身份，又怎会说出这样的外行呆话来，心念一闪，立时闭口不语。

风九幽大笑道：“算你聪明。”

原来这“病维摩拳”，取的乃是“天女散花，维摩不染”之意，对方招式纵如漫天花雨缤纷，也休想有一瓣沾得了他。“维摩拳”、“仙女阵”相生相克，“维摩拳”之长，正是以少胜多，以静制动，单独与一人对敌，反显不出威力。

铁中棠苦研七日，将这“维摩拳”之精意全都牢记在心，只是招式之变化，仍无法运用自如。黑白双星、司徒笑三人，若是一开始便齐地攻上，铁中棠不能变化招式，必将落败无疑。但开始时黑星天一人动手，正好给铁中棠喂招，等铁中棠招式稍熟，又多了个白星武来给他试手，等到司徒笑上阵之时，铁中棠非但已可从容抵挡三人，更悟出了招式间不少精微之变化，揣摩

出“维摩拳”以静制动之精义，是以便不必大避大闪，只是卓立中央，端的有如中流砥柱一般！司徒笑等三人之招式，虽如大河狂涛，奔腾而来，但遇着这中流砥柱，立刻飘流四散，不成格局。

风九幽又瞧了半晌，冷冷笑道：“不错，这拳法委实有点门道。但这种有败无胜的拳法，也只有这傻子才会去学。”

与人动手，只守不攻，岂非有败无胜，风九幽这句话，实是说入众人心里，麻衣客却仍一笑，道：“你等着瞧吧！”

一言未了，只听司徒笑大声道：“盛大娘、盛世兄，你两位今日莫非是瞧热闹来的么？”

“紫心剑客”盛存孝方待说道：“以多胜少，盛某不为。”那话他还未说出口来，盛大娘已一跃而起。

原来盛大娘方才吃了个暗亏，心中实是又惊又忿，此刻暗道：“咱们以四敌一，还怕宰不了这小子？”当下一顿拐杖，当头一拐，向铁中棠击下。

盛存孝阻挡已自不及，司徒笑笑道：“盛大娘远攻，咱们近取，上下左右，远近交攻，你还往哪里走？”

四人但觉精神一震，齐声喝道：“你还往哪里走？”要知这四人在江湖中俱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此刻以四敌一，已大是丢脸，若再被铁中棠生还，更是颜面无存。是以四人一心，都想将铁中棠立毙当场，还可稍挽颜面，是以下手更是毒辣，拳掌足杖，一齐往死处招呼。

铁中棠脚步一错，身子仿佛突然扁了，间不容发，自掌杖间滑了出去，左掌掌缘在黑星天眼前一扫，跟着便封住白星武招式，右掌却平平在盛大娘铁杖上一托，这一托本是乘着拐势，丝毫不现火气，但盛大娘掌中铁杖被此力一引，呼的一声，竟向司徒笑、黑星天两人扫了过去。这一杖本身力道已是惊人，再加上铁中棠一送之力，更是威猛无俦，司徒笑、黑星天哪敢硬挡，翻身退出五尺。

黑星天大怒道：“这算什么？”盛大娘不觉老脸一红。

司徒笑却知盛大娘此招乃是不由自主，道：“少说话，多动手。”三人俱都恨透了铁中棠，恶狠狠一齐扑上。

麻衣客大笑道：“你知道么，这就是以少胜多、以守胜攻的法子，谁说这拳法有败无胜？”他似也学了司徒笑那一套，这话明里虽讽骂那风九幽，其实是向铁中棠指点拳法中之精义。

铁中棠悟性本就高，闻言心念一闪，便已恍然。

但见白星武一招“毒蛇寻穴”击来，铁中棠左掌反手一招，力透掌背，白星武招式不由自主被格得斜歪出去，却正好去挡盛大娘铁拐，两人齐地一惊撤招，铁中棠左掌恰巧赶到，在盛大娘杖头一引，盛大娘铁杖便呼的向司徒笑横扫过去，这时铁中棠右掌已将黑星天双掌引向司徒笑。

司徒笑眼见盛大娘一杖、黑星天双拳竟是向自己身上打来，大惊之下，不及思索，一招“野马分鬃”，反击两人。但听“砰”的一声，司徒笑、黑星天两人竟对了一掌，各各被震开数步，盛大娘虽然硬生生顿住拐杖，但仍收势不及，杖头也扫上了司徒笑肩头，司徒笑痛彻心肺，噗的跌倒，眨眼间头上已疼得满是冷汗。

众人见铁中棠仍是一招未攻，对方四人却自相残杀起来，且已有一人倒地，不禁又惊又骇，又是好笑。李剑白少年心性，更是拍掌大笑起来，道：“你四人纵觉以四敌一不好意思，也不必自己打自己呀！”

司徒笑咬一咬牙，反身跃起，道：“在下无妨，莫着了这厮道儿。”四人铁青着脸，又自攻上。但铁中棠此刻已得拳法精义，骊珠既得，精神陡长，只用了封、格、引三字诀，便将四人引得兄弟相杀，朋友互斩！

麻衣客哈哈大笑道：“对了，就是如此，你方才若能练到这地步，不必脱衣服，七仙女阵也可破了。”

铁中棠此刻才知那“七仙女阵”破法原来如此，自己方才那衣服脱得实是有些耍赖，面颊微红，道：“多谢前辈。”

麻衣客道：“不必谢我，谢你自己吧！”

这两人一问一答，只是彼此了然，旁人却听得莫名其妙。

只见司徒笑等四人招式已越来越弱，只因自己使出的招式，大半招呼到自己人头上，是以谁也不敢再下狠着。突听白星武轻唤一声，原来他又被盛大娘扫着一杖，左手抚着右肘，连退七步，亦是疼得满头冷汗。盛大娘跺一跺足，将拐杖“当”的掷在地上，道：“这臭小子有邪法。”转过身子，竟自大步走了。场中只剩下黑星天、司徒笑两人，而司徒笑亦是肩头受伤，两人手上虽不停，心里早已胆寒。

突听风九幽冷冷道：“这也算是打架么？丢人！”“丢人”两字出口，他枯竹般身形也已飞起，不知怎样一掠，但闻两声惊呼，司徒笑、黑星天已被他夹颈抛了出去。但他力道拿捏得仍是极有分寸，司徒笑、黑星天仍可双足落

地，两人对望一眼，心里也不知是何滋味。

风九幽上上下下，瞧了铁中棠几眼，道：“江湖中出了这么个少年高手，风四爷竟不知道，嘿嘿，真是丢人。”

铁中棠听他夸奖自己，也不觉谦虚道：“过奖。”

风九幽冷冷接道：“此事若是传将出去，我更难看，看来我今日只有杀了你，让江湖中根本不知有你这人，也就罢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似觉自己想得甚妙，抬起头来，得意地大笑起来。

铁中棠微笑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请动手吧！”

风九幽见这少年居然如此沉得住气，竟不动怒，倒吃了一惊，上上下下又瞧了几眼道：“不得了……了不得！”

卓三娘笑道：“你气不到人家，有何不得了？”

风九幽道：“瞧这小子崆峒派头，再过几年岂非活脱脱又是个‘夜皇帝’？唉，今日更是非宰了他不可。”

卓三娘笑道：“你敢么？你不害臊么？”

风九幽哈哈笑道：“你比我还想宰他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臭小子，闪电风梭都想宰了你，你不如先自杀算了。”

铁中棠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两人不如一齐动手吧！”

风九幽道：“你那几手，只能对付对付那些不成气候的晚辈，要用来对付我们……嘿，嘿，我不说了。”

铁中棠道：“谁要你说，快动手吧！”他面对江湖传说中鬼怪般两大高手，心中虽惴惴自危，但面上还是不动声色。

这本乃他之天性，哪知却歪打正着，风九幽暗道：“不好，瞧这小子如此托大，莫非还有煞手？”忽然大笑道：“臭小子，风四爷与你动手，是存心欺负你……好徒弟，快来替为师教训这小子。”

原来此人最是欺软怕硬，从不打没把握的架，卓三娘笑道：“对了，徒弟不成，师傅再上也不迟。”

只见那少年秀士却是说打就打，一句话不说，窜了过来，动手就打，一打便已连攻七掌。卓三娘笑道：“师傅是个慢郎中，徒弟却是急先锋……哈，想不到这小子也是个急先锋。”

原来那少年秀士招式虽快，铁中棠身手却比他更快，手腕一抖，就已变了三招，底下还又加上一脚。在场之人，无论武功强弱，都不禁暗赞：“好快

的手脚。”两人以快打快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

风九幽瞧了铁中棠一眼，怪笑道：“别的不说，再过几年，你这‘闪电’两字的名号，总得让给他了。”

卓三娘面色一沉，笑容顿敛。风九幽三番几次斗口，都输了给她，此番见她被自己一句话说得哑口无语，不禁大是得意，又自狂笑起来。卓三娘冷冷道：“你笑什么，你徒弟命已快送终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”风九幽大笑着转动目光，去瞧场中恶斗，笑声果然渐渐微弱。

原来“七仙女阵”与“维摩拳”相生相克，铁中棠既已深得“维摩拳”之精义，举一反三，便又将“七仙女阵”之招式了然于胸，但见他此刻所使俱是进手招式，虽未真个脱衣，但姿态却与脱衣一般无异，那出招部位之巧，变化之奇，端的令人匪夷所思，再也捉摸不透。那“七仙女阵”之招式，虽是七人同发，但他身手之迅急，又何止比那些锦衣少女快了数倍。

此刻他双拳挥动，竟宛如有数人同时发招一般，发招虽有先后之别，但望之却有如齐地击出。那少年秀士虽是名师之徒，却再想不到世上竟有如此怪异之招式，只是仗着身法轻灵，四下闪避。到目前为止，铁中棠出手虽快，轻功终是还不如他。轻功本是铁中棠拿手本领，此时他别的武功精进，轻功反而成了他最弱之一环，是以他虽居上风，但一时之间还是未能得手。

只见麻衣客缓缓道：“守而不攻，失之柔庸；攻而不守，失之暴躁；攻守兼备，动静相生，便可胜了。”

铁中棠灵机一闪，右手自内向外，划了个半弧，五指挥洒而出，右手如拈花枝，轻轻向外曳引，消去了对方招式。少年秀士只觉自己攻出力道，突然无影无踪，对方招式，却已急攻而来，大惊之下，双拳合拢，急振而出。这一招以攻为守，力道强猛，果是妙着，风九幽抚掌大笑，道：“好徒弟，好一招‘乾坤一击’！”笑声未了，只见铁中棠右掌一缩一引，看似有气无力，却又将对方那般刚猛的一招引开，左手自右而左，轻轻一旋，斜削对方双肘，这接连两招，果然已将“七仙女阵”与“维摩拳”融而为一，正是攻守兼备，动静相生，于拳法而言，这两招已可算是登堂入室之绝着。

少年秀士踉跄退步，风九幽愤然变色，麻衣客哈哈大笑道：“好一个风梭门下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”

只见那少年秀士面上由白转青，由青转紫，突然暴喝一声，双拳直掣中宫急进，正是力拼生死之孤注一掷。铁中棠心念一闪，不闪不引不避，踏步

进步，双掌急迎而出。原来他斗得兴起，已浑忘了藏拙敛锋，免得打草惊蛇之事，竟有心要藉此一试自身真力，众人齐地悚然动容，麻衣客失声呼道：“不好！”

他本知道铁中棠内力真气并不高明，怎能敌得过风梭之门徒，却又阻止不及，方自顿足扼腕，暗怪铁中棠竟不知以己之长，击人之短，反而以己之短迎人之长，哪知他一念还未转完——只听“砰”的一声大震，接着，一声惨呼，一条人影仰天飞出，鲜血随着身形洒落地面，远远跌在一丈开外。

再一看，铁中棠却仍卓立当地，目中闪动兴奋之光，这一来不但麻衣客大出意料，众人更群相失色。麻衣客暗奇忖道：“他招式进境奇速，那是因为他悟性特高，他内力精进如此，却又是为了什么？”这道理不仅是他，谁也想不出来的。只见那少年秀士昏迷在地，满身鲜血。

风九幽知道徒弟被人重创，却连望也不望一眼。卓三娘笑道：“你不去瞧瞧你那宝贝徒弟么？”

风九幽冷冷道：“本门中阴柔功夫，他偏偏学不会，却只学会这些拼命的功夫，这种人原本该死，瞧他作甚？”

铁中棠暗道：“这种狠毒师傅，只有让沈杏白拜在他门下，才是相得益彰。”转目一望，这才发现沈杏白竟已不见。他方才在外面还明明瞧见此人，此刻却已不知所终，心头不觉暗暗地一惊，只因沈杏白武功虽不高，心计却是歹毒无比。就在这时，突听麻衣客大喝一声：“不好！”接着一阵奇寒彻骨的柔风，无声无息向他击来。

铁中棠身子一凛，已知中了风九幽暗算，大惊之下，急退数步，再也顾不得别的，盘膝坐下。耳边只听得麻衣客怒道：“身为武功宗师，做的却是这等小人勾当，你难道不怕丢人现眼么？”

又听得风九幽阴森森笑道：“风四爷不过试试他，出来闯荡江湖，能不能眼观四路，耳听八方，谁知他这般不中用。”接着，掌风呼啸，显见两人已打得甚是激烈。

铁中棠又惊又怒，又是惭愧，但此刻他身子已如落在冰窖之中，浑身不住颤抖，牙关响个不停。他暗惊忖道：“好厉害的九幽阴风……”不敢再想别的，只希望能将阴寒逼出体外，当即调息起来。

但他说是不想，又怎能不想，先想到那夫人犹在方舟相候，又想到自己一伤，场中已是强弱悬殊，麻衣客已有性命之虑，再想到司徒笑等人眼见自

己受伤,正是复仇良机,怎容得自己安静调息。一时间,但觉万念奔腾,纷至沓来,哪能运功逼毒?

但他想得的确不错。卓三娘笑道:“风老四武功不灵,只会暗算,怎会是小皇子敌手,看来我只有出手助他了。”她口中虽在骂着风九幽,招式却已向麻衣客击出。

风九幽怪笑道:“骂得好,骂得好……”两人合击,都想乘着里面厉害人物还未出来之际,先将麻衣客制住再说。麻衣客以一敌二,十数招过后,已是险象环生。

那边水灵光犹自昏迷未醒,原来那黑袍妇人怕她刺激过度,是以伸手点了她黑甜睡穴,让她好生安息。少年秀士却是真昏迷,赤足汉瞪着眼睛,木立当地。

司徒笑、黑星天对望一眼,两人也不说话,齐地展动身形,向盘膝打坐的铁中棠移了过去。铁中棠听得有人脚步之声移来,自己却已无力抵挡,不禁暗叹一声:“罢了!”

突听一个黑袍妇人道:“你两人要作甚?”

司徒笑陪笑道:“没有什么。”

那黑袍妇人道:“没有什么,便站在那里莫动。”

司徒笑腹中暗骂,已知道今日这机会错过,又不知要到何时才能向铁中棠复仇,但他先前已见过这些黑袍妇人之武功,果然不敢再动一动,暗中虽然满心恨毒,面上还得装着笑脸。

铁中棠方自暗中松了口气,突听耳边有人道:“加强运功。”接着,似有一只手掌贴在他后心之上。原来他方才退步,正好退入那些黑袍妇人之中,这一掌便是黑袍妇人相助于他。刹那之间,他只觉一股阳和之气,自后心传入,自己体内方自得来之真气,也随之发动。要知他体内真气,本属至阳至刚,否则那位夫人周身经脉也不致被烧得如受针灸,此刻一经发动,已足以将那阴寒之气逼出,何况还有后心之助力,只见他头顶宛如蒸笼一般,不住有丝丝白气冒出,身体也随之温暖。

司徒笑等人瞧得又惊又怒,知道他体中阴毒,片刻间便将尽数被他逼出,众人咬牙切齿,不知黑袍妇人为何要来助他。片刻间铁中棠体内真气便已运行两个周天,面色立变红润,心中便立刻泛起惊异之情:“这些黑袍妇人为何要来助我?”

但他还未曾说话,只听耳边有人缓缓道:“你不必惊异,也不必问我,今

日后速至常春岛便知一切。”

铁中棠翻身跃起，还想再问，但黑袍妇人们已端坐如石像，黑纱垂面，也瞧不见她们面色。

“常春岛……常春岛……”这名字铁中棠隐隐约约，似曾听闻，却想不起究竟在人间何处，但他见了黑袍妇人神情，也不敢再问。转目望去，只见麻衣客已是汗透重衣，生死俄顷。铁中棠怒喝一声：“风九幽，你瞧瞧能否伤得了我？”

风九幽目光望向了，果然一惊，铁中棠已横掠八尺，左手带消连引，右手如切似削，急地向他攻出两招。

麻衣客精神一震，但他此刻真力损耗太巨，风九幽虽被铁中棠引开，他竟仍然无法力敌卓三娘一人。卓三娘身形闪电般飞旋四侧，倏忽来去，端的有如幽灵鬼魅，忽然笑道：“风九幽，你那力士死了么？”

风九幽见铁中棠身中自己一掌，竟能立刻复原，心里又惊又疑，武功固是仍胜于铁中棠，但却不能取胜。此刻闻得卓三娘之言，立刻喜动颜色，大喝道：“神斧力士何在？快来助我杀了这厮！”

赤足汉暴应一声，挥动巨斧，扑了上来，风九幽阴恻恻笑道：“对付你也不值两人动手。”身子一闪，又去相助卓三娘夹击麻衣客。赤足汉巨斧泼风般舞动，上下左右，急急攻向铁中棠。

铁中棠又急又惊，颤声呼道：“么叔……么叔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他纵有天大本事，千百辣手，也不能向他么叔身上招呼。

但赤足汉宣花巨斧，却招招俱是杀手，铁中棠只要碰着一点，立时便将骨折肢断，哪里还有命在！这两人动手，铁中棠自然要吃大亏，司徒笑拍掌笑道：“妙呀，妙呀，叔侄拼命，当真好看煞人。”

铁中棠更惊，更急，招式更乱，那边麻衣客情况却是比他更糟，十招中已还不一招来。“紫心剑客”盛存孝转过头去，不忍再看；李洛阳父子虽然想来助拳，怎奈武功太差，有心无力，哪里插得上手。

就在这时，忽听那黑色垂帘中传出一阵轻柔甜笑的语声，缓缓道：“我未出来之前，谁敢动手？”这轻柔语声，似比震天霹雳还要骇人。

风九幽、卓三娘，凌空一个翻身，倒退丈远，风九幽大喝道：“神斧力士何在？还不住手！”赤足汉一斧方自劈出，听得喝声，竟在半路硬生生顿住斧

势，两膀若无千斤神力，焉能如此。

但满厅之人，却无一人注意及此，数十道目光，一齐望着那黑色的垂帘，无人敢有半点声息。只有铁中棠暗叹一声，知道那夫人真力已尽，又是那般模样，此刻虽在帘后发发话，却万万不会出来的。

哪知黑色垂帘竟然一掀，帘中竟然缓步走出一个人来，只见她长袍曳地，宫鬟高堆，眼波转动如水，腰肢娉婷似柳，容貌之美，固是难画难描，神情间带的那种高贵清华之气，更是令人不敢仰视，单只“仪态万方，宛如天仙”八字，又怎足以形容？

众人一齐失色，麻衣客自己拜倒在地，始终坐着的黑袍妇人，立刻一齐站起，铁中棠更是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众人惊的是这位夫人闭关数十年，而今居然容颜不改，不见苍老，若非早已参破内家绝境，又怎能有术驻颜。

铁中棠惊的却是这位夫人方才明明还是那般模样，此刻怎会变得如此，若说此乃上天奇迹，他实难信；若说此非上天奇迹，又有何其他道理能够解释？他看了两眼，终于不敢再看，亦自拜倒在地。

只听夫人柔声道：“卓三娘，多年不见，你还好么？”

卓三娘垂首道：“托夫人之福。”她平日那般能说会道，此刻竟是言语生涩，说了一句话，便似已费了许多力气。

夫人又道：“风老四，你呢？”

风九幽道：“托……托……托……”他本待依样葫芦，学卓三娘说上一句，哪知竟连“托夫人之福”五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
夫人一笑道：“方才是谁动手，总不是你两人吧！”

风九幽连忙道：“不……不是。”

夫人道：“日后座下仙子，谅也不致如此鲁莽？”

黑袍妇人道：“夫人说的是。”这些黑袍妇人语声虽然仍保持平平静静，但神情显也有些不安。

夫人面色一沉，目光扫向司徒笑等人，道：“是你们么？”

司徒笑道：“不……格……格……格……”他只说出半个“不”字，下面便是牙齿打颤之声，良久不息。

夫人道：“既然都未动手，想必是我听错了。”

众人一齐垂首，哪有人出声，只因众人既不能说“夫人没有听错”，更不敢说“夫人是听错了”。

夫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风老四与卓三娘多年不见，想必又练成几手绝技，

是以今日想来这里露露，是吗？”

卓三娘道：“是风老四他要来的，小妹本不知情。”

风九幽大惊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他惊怒之下，虽待辩白，怎奈急得满头青筋暴现，还是说不出话来。

夫人轻叹道：“你们既来了，想必也不会空手回去；但你们想必也不愿和我动手，这怎么办呢？”

众人不敢出声，夫人似乎沉吟了半晌，才缓缓接道：“这样吧，我就令我今日收的徒儿铁中棠，陪你们过两招好么？”语声微顿，又自笑道：“我只传了他一日武功，想来他还不是你们敌手，你们手下留情才是。”

众人一听铁中棠只学了 she 一日武功，便已有这般身手，那真比点铁成金还要令人吃惊。夫人道：“中棠，你起来，陪前辈们过两招。”

铁中棠依言站起，但觉全身活力充沛。他听得这位天仙般的夫人亲口唤他徒儿，实比学得任何惊人武功还要欢喜。

风九幽暗忖道：“徒弟已如此，师傅可想而知，我纵能打败徒弟，师傅出手时我岂非完了。”

瞧了卓三娘一眼，忽然抚起肚子，大喝道：“哎呀，不好，肚子痛，要……要……”一路说“要”，飞也似奔了出去。

卓三娘方自暗骂一声：“没出息的东西。”

只听夫人笑道：“风老四既然肚子痛，你就向卓三娘讨教吧！”

卓三娘道：“夫人这是说笑，小妹怎会与铁世弟动手。”

她究竟要较风九幽强胜一筹，盈盈一福，又道：“小妹本待伺候夫人几日，怎奈……唉，也只有拜别了。”她虽然还能说话，但话一说完，身子已出门。黑袍妇人似是互相交换了个眼色，竟放下水灵光，无声无息走了。司徒笑等人也踉跄着奔出门去。突听风九幽声音远远呼唤着道：“神斧力士何在？”

赤足汉暴应道：“在！”便待奔出。

铁中棠大惊道：“么叔，你等一等。”方自赶去，哪知赤足汉忽然回身一斧劈来，铁中棠不得不避，但一避之下，赤足汉已奔出门去，铁中棠身念师门安危，怎肯任他再落入风九幽之手，自待追出。

只听夫人道：“中棠，你回来。”夫人人口中这五字对铁中棠说来，实有无上威力，他脚步一顿，还是想回禀夫人一句后立刻追出。

麻衣客道：“你留在这里，外面我去照顾。”

铁中棠道：“但……”

夫人道：“你两人都留在这里……”一句话还未曾说完，满头大汗涔涔而落，身子已软软倒了下去。

麻衣客惊呼道：“娘，你……你怎样了？”

铁中棠惊呼道：“夫人，你……你……”

两人呼声混杂，一齐奔了上去，只见夫人面色苍白，气息微弱，一口气不上不下停在喉间，竟然已是奄奄一息。

铁中棠、麻衣客不约而同，伸出手掌，掌心抵住夫人要穴，将真力源源不绝，逼入夫人体内。这两人内力加在一起，是何等惊人，夫人此时虽不能吸收，但过了半晌，面色还是稍见红润，睁开眼来，惨然一笑，继续着道：“我神功散后，容貌竟渐渐回复，但我也知道这只是回光反照，已不久于人世了。”

铁中棠心头恍然，麻衣客却听得莫名其妙，他本想问：“什么神功？怎会失散？”但此时此刻，又怎问得出口来。

夫人又道：“但你两人也不必伤心，上天令我死时如此，已算待我甚厚，但愿你两人日后互相视为兄弟。”

这两人一个是他血肉所化的亲生子，一个却是毕生武功之结晶；一人延续了她血脉，一人延续了她武功。铁中棠、麻衣客对望一眼，齐地黯然点头。

夫人呼吸更是急促，道：“卓三娘、风老四暂时虽被我吓走，但这两人生性多疑，决不肯就此罢手，还是要再来的。”

麻衣客道：“娘只管放心，孩儿们还能抵挡。”

夫人摇了摇头，惨笑道：“你两人此时还不是他两人敌手，千万不可拼命，我还要靠你两人传宗接代。”

铁中棠、麻衣客垂下头去，不敢说话。

夫人道：“你两人留意去看那四壁图画，山穷水尽之处，便是我的埋骨之地，那里面还……还有许多秘密，不但卓三娘、风九幽一心想知道，还有别人也……咳咳……你两人答应我，在……在里面等……等二十天才能出来……咳咳，莫与风……动……动手……”不住咳嗽喘气，已是难以继续。

此时此刻，铁中棠、麻衣客两人，纵有天大困难，纵然刀斧临头，也只有答应她的话，两人一齐黯然称是。

夫人道：“我一生……纵……纵横，死前有……有所传人，也算死能瞑